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罗生门

[日] 芥川龙之介 著 文洁若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 著 文洁若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芥川竜之介
羅生門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九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生门/(日)芥川龙之介著;文洁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9780-7

I. ①罗… II. ①芥… ②文…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3815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潘丽萍

责任编辑:陈旻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8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80-7
定 价 32.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罗生门	1
鼻子	8
父	14
手绢	19
烟草和魔鬼	28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	36
戏作三昧	47
蜘蛛丝	73
地狱图	77
毛利先生	105
橘子	118
龙	122
疑惑	131
舞会	144
秋	151
女性	165
弃儿	168
母	175
竹林中	186
斗车	195
庭园	201
小白	209
一块地	218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	230
玄鹤山房	247
水虎	263
某傻子的一生	304

罗生门^①

一天傍晚时分，站在罗生门下的一个仆人等着雨住下来。

在宽阔的城楼下边，除了这个仆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朱漆剥落的高大圆柱上，停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既然位于朱雀大路，除了这个仆人，总还应该有两三个避雨的戴市女笠^②或软乌帽^③的庶民。然而，除了这个仆人之外，却一个人也没有。

说起这两三年，在京都，地震啦，旋风啦，火灾啦，饥馑啦等等，灾难一起起地接连不断。这个都城因此变得极其荒凉。根据古时候记载，那时曾经把佛像、佛具砸碎，把这些涂着红漆或带着金银箔的木头堆在路旁，当柴禾卖掉。都城既然是这么一种情况，修整罗生门这种事，当然就没有人去过问了。于是，趁着这个荒凉颓落的时机：狐狸栖息，盗贼藏身。到了后来，连没有人认领的尸体，也被拖到这个城楼里来丢弃而去，久而久之竟成了习惯。因此，一到太阳落下的时候，不论是谁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不敢到这所城楼跟前来。

① 罗生门，正名应叫罗城门，公元八世纪末建立的日本平安京（在京都）南面的正门，和北面的朱雀门相对。是高大的双层城门，今已不存。

② 市女笠是平安时代中期以来商女所戴的一种晴雨两用的斗笠，后来男子也戴了。

③ 软乌帽，原文作揉乌帽子。乌帽是日本古代公卿、武士平时戴的一种黑帽子，庶民则出门才戴。乌帽有多种式样，揉乌帽子是其中一种，质地较为柔软。

相反的,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成群的乌鸦。在白天看,搞不清有多少只乌鸦绕着圈儿,围着高高的鸱尾,一边叫一边盘旋着。但是到了夕阳映得这城楼的上空通红的时刻,那些乌鸦却像撒下的芝麻似的,看得清清楚楚。乌鸦当然是来啄食城楼上的死人肉的。——然而在今天,可能是因为时刻晚了缘故,竟然看不到一只乌鸦。看到的只是到处将要断裂,并且在裂缝中间长出老高的青草的石阶上,粘着白色的斑斑点点的鸦粪。仆人穿着洗褪了色的藏青色褂子,一屁股坐在七级石阶的最上边的一级。他一方面因为右颊长出的很大的面疱而心情烦恼,另一方面呆呆地眺望着落下的雨。

作者方才说过:“一个仆人等着雨住下来。”可是即使是雨住下来,老实说,仆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在平时,他当然是应该回到主人的家里去。然而在四五日之前,主人把他解雇了。正如我在前边写过的那样,当时京都的街道变得极其荒凉。眼下这个仆人,被服侍多年的主人给解雇了,其实也只不过是这个都城衰落下来的一个小小的余波罢了。所以,与其说“一个仆人等着雨住下来”,倒不如说“遇雨受阻的一个仆人,无路可走,陷入困境”更确切。况且,今天的天色也给这个平安朝^①的仆人那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从申末下起来的雨,现在仍然没有住下来的样子。这时候,仆人眼前想的是明天的生活怎么办?——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摆脱毫无指望的困境。他一边不得要领地想着,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溅落在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刷刷地发着声响扑过来。昏暗的傍晚,使天空渐渐低下去,仰头向上看,城楼楼顶那斜着伸出去的雕甍,支撑着沉重、昏暗的云层。

^① 平安朝以平安京为京都,分初、中、后三期,这篇小说描写的是末期的十二世纪院政期。

为了摆脱毫无指望的困境,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选择什么手段了。如果考虑选择什么手段的话,那就只能活活饿死在泥板墙下、大路道旁了。死后就会被拖到这个城楼上,像扔一条狗似的被一扔了事。如果是不择手段——仆人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了半天念头,最后才归纳到这一点。可是这个“如果”,永远不采取行动,到最后还是个“如果”。仆人虽然决定不择手段了,然而由于“如果”变成行动,那么跟着而来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除了当强盗,别无他法”,他对这件事仍然没有足够肯定的勇气。

仆人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接着疲惫地站起来。京都的傍晚变得很冷,冷得使人很想能有一个火炉才好。寒风从城楼的柱子中间,跟着夜晚一起,肆无忌惮地窜了进来。红漆柱子上停着的那只蟋蟀,已经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仆人缩着脖子,高高耸起在黄色汗衫上面套着藏青色褂子的肩头,向城楼四周看了看。他想找一个躲风避雨、遮人耳目,能安安稳稳睡上一夜的地方;如果有,好歹就在这儿过上一夜。这时他正好看到了登上城楼的那个很宽的,并且是涂着红漆的楼梯。城楼上就是有人,反正也都是死人。仆人留心着腰间挂着的木柄长刀,免得出鞘,迈起穿着草鞋的脚,踏上那楼梯最下边的一级。

几分钟之后,在登上罗生门城楼很宽的楼梯的中段,一个男人像猫似的缩着身子,屏着气息,窥视着上边的情况。从城楼照射下来的火光,模糊地照出这个男人的右颊。这是一张短须中长着红肿化脓的面疱的脸颊。仆人最初以为城楼上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些死人罢了。当他踏上两三级楼梯一看,在城楼上不知是什么人点起了火,那火光在各处闪动着。昏浊的黄色的火光,在城楼各个角落挂着蜘蛛网的顶棚上摇动着,映照着。看到这个就立刻会使人明白:在这雨夜里,在这罗生门的城楼上点着火的,大概不是普通的人。

仆人像蜥蜴似的蹑着脚，好不容易爬上很陡的楼梯最上边一级。他伏着身子，尽量伸长了脖子，胆战心惊地窥视着城楼里的情况。

一看那城楼里，正像传闻的那样，有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扔在那儿。但是由于火光照射的范围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狭小，看不清楚到底有几具尸体。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那里有赤身裸体的尸体和穿着衣服的尸体。自然男男女女似乎都混杂在一起。这种情形简直使人有些怀疑那些尸体曾经不是活人，他们好像是捏的泥人，有的张着嘴，有的伸着手，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暗淡的火光投射到肩膀和胸脯突起的部分，而使低凹部分的暗影更加昏暗，像哑巴似的永世沉默着。

仆人闻到了这些尸体的臭气，不由得捂住了鼻子。然而那手在抬起的一瞬间，又完全忘记了捂鼻子。因为一种强烈的刺激，几乎完全夺去了这个男人的嗅觉。

这时候，仆人才发现有一个人蹲在那些尸体中间。这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小、瘦弱、白发，像猴子似的老太婆。那老太婆右手拿着燃烧着的松明，在仔细盯着看一具尸体的脸。从那长长的头发来看，可能是一具女尸。

仆人出于六分恐惧、四分好奇而被吸引，暂时连气也不敢出了。借用古书作者的话说，使人感到“毛骨悚然”。老太婆把松明插到楼板缝里，接着向方才盯着看的死尸的头部伸出两手去，像老猴给小猴捉虱子那样，开始一根一根地拔那长头发。头发好像一沾手就拔下来了。

看着头发一根一根拔下来，仆人内心的恐惧就渐渐地消失了。并且同时，渐渐地增长起对这个老太婆的一种强烈的憎恶情绪——哦，说“对这个老太婆”，也许有语病，倒不如说，在不断地增强对一切恶的反感。这时候，如果有什么人对这个仆人重新提出方才在罗生门下边他自己想过的那个问题：“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呢？”恐怕这个仆人会毫不留恋地选择饿死这条道路。这个人对恶的憎恨，就像老太婆插在楼板缝里的松明，

猛烈地燃烧起来。

仆人当然不知道，老太婆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所以，从“合理性”来说，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应该属于善还是属于恶。但是从仆人来说，在这雨夜里，在这罗生门城楼上拔死人的头发，那当然是绝对不能宽恕的恶了。仆人自己方才想当强盗的事，自然他早就忘到脑后去了。

于是，仆人两脚用力，突然从楼梯一跃而上，并且他手握木柄大刀，大步走到老太婆跟前。老太婆自然是大吃一惊。

老太婆一眼看见仆人，就像被强弩弹了出去似的，一下子跳了起来。

“你这东西，往哪里跑！”

老太婆在尸体中间绊着筋斗，慌慌张张地想要逃跑，仆人堵住了她的去路，这样骂道。尽管如此，老太婆仍然想推开仆人逃跑。仆人不放她走，把她硬拉了回来。两个人在尸体中间，默默地扭打了一会儿。但是胜负一开始就决定了。仆人终于抓住了老太婆的胳膊，硬是把她扭倒在地上。那胳膊像鸡腿一样，完全是皮包骨。

“你在干什么？说！不说，看这个！”

仆人甩开老太婆，突然拔刀出鞘，钢刀闪着寒光，横在老太婆眼前。然而，老太婆不说话。她两手发抖，急促地喘着气，两眼睁得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哑巴似的硬是不开口。看了这种情况，仆人才明确意识到，这个老太婆的生死完全由他的意志来决定了。仆人的这种意识，不知什么时候把方才猛烈燃烧起来的憎恶的情绪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是圆满完成工作时，那种扬扬自得和心满意足罢了。

这时，仆人低头看着老太婆，声音稍微温和些，说：“我并不是典史^①衙门里的官吏，我是刚才走过这个城楼的过路人。所以，我并不是想要把你

① 原文作检非违使，日本平安时代的官名，掌管治安、监察和司法等工作。译文借用我国古代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名称。

捉起来，只是你要好好对我说，你这个时候在这个城楼上干什么就行了。”

这时，老太婆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仆人的脸。这是一双眼眶赤红、鸷鸟般锋锐犀利的眼睛在看他。同时，皮肤皱得几乎和鼻子连接在一起的嘴唇，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似的在蠕动着。细脖子上尖瘦的喉头也在蠕动着。这时，仆人听到老太婆喘吁吁从喉咙发出好像乌鸦叫似的声音：“拔这头发嘛，拔这头发嘛，想做假发啊！”

仆人没料到老太婆的回答是这样平常，很是失望。在失望的同时，方才的憎恶情绪和冷冷的蔑视又一齐涌上心头。那脸色，对方大概也看到了。

老太婆一只手还拿着从死尸头上拔下来的头发，发出蛤蟆一样的聒噪声，结结巴巴地说：“说实话，拔死人的头发也许是缺德的事。可是，对这些死人这么干，那倒也活该！现在我拔头发的这个女人，她把蛇切成四寸来长，晒干了拿到带刀^①的警卫房去当干鱼卖呢！要是她不得瘟病死了，大概现在还在干这种买卖呢。尽管这样，别人还说这女人卖的干鱼味道好，那些带刀的还把它当成不可缺少的菜肴来买。我倒不觉得这女人干的事就怎么坏！要是不这么干，就得饿死，这也是没有出路才干的啊！所以，现在我干这个，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坏事呀！我要是不这么干，那也得饿死呀！我也是没有出路才这么干的啊！是呀，这女人对我没有出路这一点是很了解的，大概也会原谅我干的这种事吧！”

老太婆唠唠叨叨说了这些话。

仆人把大刀插进刀鞘里，一边用左手按着刀把，一边冷冷地听着。右手自然是在按着红面孔上化脓的大面疱。但是，听着听着，仆人心产生了一种勇气，这正是不久前在城楼下边，这个男人所缺少的那种勇气。同时，也是和不久前登上这个城楼，抓住这个老太婆时的那种勇气向全然相

^① 原文作太刀带，日本古代京都春宫坊的侍卫。

反的方向发展的一种勇气。仆人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已经不再是难于抉择的问题了。从这时候的仆人的心情来说，他根本不去想饿死的问题，把它完全扔到脑后去了。

“你说的是真话吗？”

老太婆说完话，仆人就用嘲弄的口气叮问了一句。同时向前走了一步，右手冷不丁地离开面颊上的面疱，抓住老太婆的脖领，怒声喝道：“那么，我剥了你的衣服，你也用不着恨我了吧！我要是不这么干，我也就饿死了！”

仆人迅速地剥下了老太婆的衣服。把想要抱住他的腿的老太婆狠狠一脚踢倒在死尸上。到楼梯口，只有五步远。仆人把剥下来的藏青色衣服夹在腋下，一转眼工夫顺着很陡的楼梯，消失在黑洞洞的夜里了。

过了一会儿，好像昏死过去倒在那儿的老太婆，光着身子从尸体中间爬起来。老太婆一边发出既像嘟囔又像呻吟似的声音，一边借着还在燃烧着的火光，爬到楼梯口。在那儿倒垂着短短的白发，向罗生门下边望着。外边是黑漆漆的夜。

仆人的去向谁也不知道。

一九一五年九月

吕元明 译

鼻 子

谈起禅智内供^①的鼻子，池尾地方无人不晓。它足有五六寸长，从上层上边一直垂到颚下。形状是上下一般粗细，酷似香肠那样一条细长的玩艺儿从脸中央耷拉下来。

内供已年过半百，打原先当沙弥子的时候起，直到升作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当然，表面上他也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不仅是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应该专心往生净土的和尚，不宜惦念鼻子，更重要的还是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把鼻子的事放在心上。平素言谈之中，他最怕提“鼻子”这个词儿。

内供腻烦鼻子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因为鼻子长确实不便当。首先，连饭都不能自己吃。不然，鼻尖就杵到碗里的饭上去。内供就吩咐一个徒弟坐在对面，吃饭的时候，让他用一寸宽两尺长的木条替自己掀着鼻子。可是像这么个吃法，不论是掀鼻子的徒弟，还是被掀的内供，都颇不容易。一回，有个中童子^②来替换这位徒弟，中童子打了个喷嚏，手一颤，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当时连京都都传遍了。然而这绝不是内供为鼻子而苦闷的主要原因。说实在的，内供是由于鼻子使他伤害了自

① 内供是内供奉的简称，也叫内供奉僧，侍奉主佛的僧侣。

② 中童子是寺院里供使唤的十二三岁的童子。

尊心才苦恼的。

池尾的老百姓们替禅智内供着想，说幸亏他没有留在尘世间；因为照他们看来凭他那个鼻子，没有一个女人肯嫁给他。有人甚至议论道，他正是由于有那么个鼻子才出家的。内供却并不认为自己当了和尚鼻子所带来的烦恼就减少了几分。内供的自尊心是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是不会为娶得上娶不上妻子这样一个具体事实所左右的。于是，内供试图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来恢复自尊心。

他最初想到的办法是让这鼻子比实际上显得短一些。他就找没人在场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照镜子，专心致志地揣摩。他时而觉得光改变脸的位置心里还不够踏实，于是就一会儿手托腮帮子，一会儿用手指扶着下巴颏，一个劲儿地照镜子。可是怎么摆弄鼻子也从不曾显得短到使他心满意足。有时候他越是挖空心思，反而越觉得鼻子显得长了。于是，内供就叹口气，把镜子收在匣子里，勉强强又对着经几诵他的《观音经》去了。

内供还不断地留心察看别人的鼻子。僧供经常在池尾寺讲道。寺院里，禅房栉比鳞次，僧徒每天在浴室里烧澡水。这里出出进进的僧侣之辈，络绎不绝。内供不厌其烦地端详这些人的脸。因为哪怕一个也好，他总想找个鼻子跟自己一般长的人，聊以自慰。所以他既看不见深蓝色绸衣，也看不见白单衫。至于橙黄色帽子和暗褐色僧袍，正因为平素看惯了，更不会映入他的眼帘。内供不看人，单看鼻子：鹰钩鼻子是有的，像他这号儿鼻子，却连一只也找不到。总找又总也找不到，内供逐渐地就懊恼起来。他一边跟人讲话，一边情不自禁地捏捏那耷拉着的鼻尖，不顾自己的岁数飞红了脸，这都怪他那惆怅的情绪。

最后，内供竟想在内典外典里寻出一个鼻子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好排遣一下心头的愁闷。可是什么经典上也沒记载着目犍连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长的。龙树和马鸣这两尊菩萨，他们的鼻子当然也跟常人没什么两

样。内供听人家讲到震旦^①的事情，提及蜀汉的刘玄德耳朵是长的，他想，那要是鼻子的话，该多么能宽解自己的心啊。

内供一方面这么消极地苦心自慰，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想方设法要把鼻子弄短，在这里就无须赘述了。他几乎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他喝过老鸱爪子汤，往鼻头上涂过老鼠尿。可是不管怎么着，五六寸长的鼻子不是依然耷拉到嘴上吗？

一年秋天，内供的徒弟进京去办事，从一个熟稔的医生那里学到了把长鼻子缩短的绝技。那位医生原是从震旦渡海来的，当时在长乐寺作佛堂里的供奉僧。

内供跟平日一样装出对鼻子满不在乎，偏不说马上就试试这个办法。可同时他又用轻松的口吻念叨着每顿饭都麻烦徒弟，未免于心不安。其实，他心里是巴望徒弟劝说他来尝试这一办法。徒弟也未必不明白内供这番苦心。这倒也并没有引起徒弟的反感，毋宁说内供使这套心计的隐衷似乎赢得了徒弟的同情。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起内供来。内供如愿以偿，终于依了这番热心的劝告。

办法极其简单，仅仅是先用热水烫烫鼻子，然后再让人用脚在鼻子上面踩。

寺院的浴室照例每天都烧水。徒弟马上就用提桶从浴室打来了热得伸不进指头的滚水。要是径直把鼻子伸进提桶，又怕蒸气会把脸烫坏。于是，就在木纸托盘上钻了个窟窿，盖在提桶上，从窟窿里把鼻子伸进热水。惟独这只鼻子浸在滚水里也丝毫不觉得热。过一会儿，徒弟说：“烫够了吧。”

内供苦笑了一下。因为他想，光听这句话，谁也想不到指的会是鼻子。鼻子给滚水烫得发痒，像是让跳蚤咬了似的。

① 震旦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